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4年5月號 總第6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目擊台北 3.18 反服貿學運 【洪丕柱】
- 茶情 【白蓮】
- 大表姐【王欣】
- 我们这个时代【韋鋼】
- 风雨故人来【海春】
- 老公说：“苍蝇拍干净了怎么能看出来呢？”【洪朗】
- 母親節感恩篇【劉笑影】
- 聚集手机微信群 忆同学恰少年时【其其】
- 練唱舒伯特的藝術歌曲《魔王》的感想【洪丕柱】
- 【英伦心影 10】 光荣之城牛津（一）【薇薇】
- 【英伦心影 11】 光荣之城牛津（二）【薇薇】
- 摄影《不许动》【韋鋼】
- 协会简讯

目擊台北 3.18 反服貿學運

洪丕柱

上星期，應中華民國海華文教基金會邀請，我參加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的台灣采風團，去寶島台灣觀光遊覽了一個星期。

到台灣的第四天，3月18日，我們一行16位華文作家在訪問台北一家出版社時，看到對馬路人行道上有一兩百名學生靜坐，舉著反服貿、救人民、保台灣等標語。出于好奇，我們從人行橫道

線穿過馬路，去問他們靜坐的原因。這些學生哥們回答說，馬英九要同大陸簽署服貿協議，他們認為這項協議並不平等，它有利於大陸而對台灣非常不利，特別是會損害他們年輕人的未來，是一項出賣台灣討好大陸的協議，他們以靜坐來對此進行抗議，要求退回服貿協議。

我因而想起，從飛台的華航班機上所提供的台灣報紙讀到，在服貿談判中大陸的態度非常強硬，毫不讓步，台灣恐無甚周轉餘地。當時我既不了解甚麼是服貿，也對此沒有興趣，故沒有繼續閱讀這些報導。想不到一到台灣，就遇到台灣民意對服貿協議的宣洩。

18日晚我們從電視的晚間新聞中看到了學生靜坐抗議的報導，人數達數千。第二天早上我們搭高鐵去高雄訪問。出酒店走向不遠的台北火車站時，看到路上有不少警察。原來台灣的立法院就在我們下榻酒店後面的一條馬路上。聽說昨晚有兩百名抗議學生打破窗子進入立法院，占領議場。立院外，數千名學生趕來聲援。學生還從被占領的議場裡用一個 i-Pad 將佔領現場的內景發佈給所有媒體，次日報紙都登載了。故當局出動大批警察與學生對峙，氣氛十分緊張。我想，這下子事情鬧大了。



受邀參加此團的來自亞歐美大洋洲各國的華文作家們開始注意這一事件了。每到一地，臨睡前都要打開電視機觀看情況的發展：參加靜坐示威的學生越來越多，已達數以萬計，地點也擴展到台北以外城市，他們也越來越受到普通百姓、社會各界、公民團體的同情和支持。好多人圍在靜坐

學生外面，築起保護學生的人牆，人們成箱地捐瓶裝水、食品、醫務人員在現場設立救護站，還有人給學生獻上太陽花(向日葵)，甚至有志願者/單位來布放臨時廁所並收走垃圾，使靜坐現場保持清潔！有些報紙將它稱作“台版茉莉花革命”。

本來立院定于3月21日星期五要開會審議並通過服貿協議。因為國民黨在立院佔多數，協議的通過只需舉手表決之勞。現在各界對學運進行聲援，使立院處於癱瘓狀態，無法開會。同時民進黨領袖們也開始表態支持學生的訴求。國民黨乘機攻擊說，學運是民進黨煽動和幕後支持才搞起來的。對此民進黨馬上否定，說學生的靜坐抗議出於自發，民進黨只是認為應該挺他們罷了。從事發的經過看，學生抗議起先確是自發的，由一名叫林飛帆的學生領袖策畫、發起、組織和領導的。我本人不相信學生運動系民進黨所組織(雖然學生領袖中也許有民進黨員)，因為近日看到學生連署要求行政院長江宜樺下台的名單中有連戰女兒的名字。若民進黨真有這麼大能耐，能發動來自全國的這麼多的學生，那麼下屆大選的勝利非它莫屬應是毫無懸念的事了。

3月21日采風團返回台北。有些團員約我一起外出，去見識一下台灣民主和學生哥的靜坐示威。那天是星期五，去那裏“看熱鬧”的市民特別多，馬路上人山人海，像過節一樣。我們走在立院四周的馬路上，發現那裏果然秩序井然。馬路中間坐滿學生，他們坐在硬紙板上，很多帶了保暖的衣服準備過夜。馬路旁有大量臨時廁所。馬路的一邊警察設下了路障，他們手持防暴盾牌如臨大敵。另一邊行人可以通行。我們看到不少學生代表和老師們在作每人不超過十分鐘的短演講(據悉前幾天王丹和吾爾開希都應邀作過演講)，激起陣陣掌聲，說明靜坐的學生都在專心聽講，絕非在那裡玩玩而已，他們的抗議是認真的。人行道上都是學生在維持秩序。他們拉起細繩，將人行道分成兩半，使兩個方向的行人可以各行其道，不會擠撞，人流因而暢通無阻，有幾名女生還在那裏對行人喊道：“請往前走，不要停下來。”欲駐足觀看或拍照的人可以踏下行人道到馬路邊緣，不會影響人流。我們還聽到某個方向的學生突然重複地喊起來：“不要打警察！”可能有少數人在那裏出現過激或衝動行為。喊聲平息下來了，想來學生們及時阻止了某些非理性的行為。絕大多數學生的理性抗議令我感觸很深，顯示了台灣學生的質素以及台灣民主優於某些國家的民主。我們踏下人行道，同在那裏剛作過短演講的三位同學交談，並向他們提出了各種問題。這些青年人應答如流，表達頭頭是道，並非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有一位高大的臉上長著些痘痘的男生引述國策顧問郝明義的話說，服貿協議是個不平等的協議，馬英九簽此協議不是賣台，而是滅台，因為協議將令台灣對大陸全面開放，廉價陸貨、大陸資本雄厚的大國企和廉價勞工將湧進台灣(台灣多為資本小的中小企業，無力與之競爭)，全面侵佔市場和掌握基建、能源等工程...，但大陸對台灣的開放卻有限(比如大陸對台不開放銀行業)。大陸跟任何國家做生意都是巨額出超，所以他們的前途將會很黯淡。問下來他居然只是個高中生而已！還有一位是大學生，他認為馬英九在服貿協議上最大的問題是黑箱操作，企圖在立院偷偷通過服貿，毫無透明性，簡直是欺騙愚弄人民，如果服貿真的對台灣好，他為何要這樣做呢？年齡最大的那位是碩士畢業生，幾年前已經工作，所以已不算學生。他說目前台灣青年失業率高，儘管生活費用在不斷上升，房價高不可攀，但工資反比以前更低。他參加學生靜坐是為了今後的畢業生不會因服貿協議而遭受更高的失業率、更低的薪金等不公待遇。我對他提到台灣應加強國際競爭力，像韓國一樣，不怕簽國際協議。他說台灣同韓國不同，國土、人口和經濟實力都無法比，況且韓國有很多重工業和世界級大公司如三星等，台灣沒有，主要是實力微弱的中小公司，韓國人心齊，即使國貨貴也要買國貨，不買進口貨，台

灣人愛貪便宜，做不到，況且韓國在國際有最大的空間，台灣在大陸打壓下貿易空間受限。這就是為何台灣簽國際協議要非常謹慎。我覺得他的分析相當服人。

第二天我們有些自由活動的時間，好些團員又去了立院看學生靜坐。馬路兩邊停滿了媒體的現場直播的車輛，場面依然是警察和學生對峙。靜坐的學生手裏拿著標語或漫畫，其中有位女生，她的標語寫著“警察，辛苦了！”叫人忍俊。學生和教師代表們繼續在作短演講，牆上貼有很多標語

和漫畫，立院的牆上也有長幅標語，大樓上方有條標語說：“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我本人並不認同這條標語，我認為台灣是民主政體，雖然馬英九在服貿協議上的做法——同百姓溝通、聽取民意方面很有問題)。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成年人的論壇：街頭開講。人們在那裡自願上來談自己的看法，發言者中有女性，說明台灣婦女也關心政治。雖有不同看法，但表述都非常理性，即使是辯論也都是心平氣和而非吵架式的。我們很感興趣，停下來聽了好幾位發言者談自己觀點，似乎一面倒地支持學生，要求政府撤回服貿協議，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同看法，比如有些提出應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進行抗議。一位老先生的講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自稱國民黨老黨員，馬英九的長期支持者，卻覺得在服貿協議上國民黨把百姓、國家踩在腳下(邊說邊用腳作出一個猛踩的動作)，氣憤地說要退黨燒黨證。還有些通俗歌手在街邊彈吉他唱起自編的反服貿歌曲，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歌聲特別動人。

23日回澳大利亞後，我了解到馬英九已呼籲學生退出立院作為先決條件，同學生談判；我並看到他的告台灣全民文，說支持學生要求對服貿逐條審查、逐條通過；後來又看到數千警察進入立院強制清場，將靜坐者拖離現場的報導，等等。

我對台灣的政治非但沒有研究，甚至很不了解。所以我不會對服貿協議本身及其審理程序是否確當發表意見。但馬英九早些時候說服貿協議如果通不過，退回去，台灣會成為國際笑話，影響其國際信用度，我不很信服。我也讀到前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說，政府對國際協議作實質性審查是國際慣例，並非笑話，甚至不僅是實質審查，還可被全盤否定。我覺得在3.18學運中，馬英九反應遲鈍甚至有些傲慢，恐怕認為娃娃們鬧不了大事，錯失了在第一時間就回應學生的訴求，同他們直接對話的機會，事情越鬧越大他有責任。另外，我在報上看到國民黨某政府高官發文指責學生，譏諷他們有勇氣佔領議場，卻不敢對抗來自大陸的競爭。我覺得這話並不妥當，既無資本又無企業的學生娃娃如何同大陸競爭？他們只是擔憂不平等的協議會損害他們的前途，需要政府保證他

們未來參與的競爭是公平的競爭，這位高官應該以理說服他們協議的公平性才對。台灣學生的成熟度和組織能力令我佩服。我相信未來的政治家不應是從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人中間提拔的，而是通過實際鬥爭來產生和錘鍊成長的，在這方面民主政體有優勢，能出人才。看到報上有人說，未來台灣可能出現三元政治。即兩黨加民眾，因為台灣民眾的素質和力量不容忽視。我想這也許有道理，因為有時兩黨都不能代表民眾的利益，這時民眾就會用街頭靜坐的方式直接表達他們的訴求。

學生們的鬥爭也得到了老師們的支持。有些教授到學生靜坐現場給他們上課，居然有不少學生認真聽講並記筆記，我看到也有在靜坐時帶著講義和作業本，抓緊時間學習和做作業的學生。我不贊成任何暴力的群眾運動，不支持衝進立院佔領議場使國家機器無法運轉。但我支持以非暴力的靜坐鬥爭的行式向政府發出強烈的訴求。從我的所見來看，除了佔領議場，台灣學生運動基本上是理性的，值得我同情。

茶情

白莲



现回忆起外祖父母总是想起他们终日不离的花茶。六毛一两，八毛的就有些奢侈了，偶尔也买点茶叶末。八十年代中常买一块钱一两的，不知是茶叶涨价还是喝的档次高了。

小孩子时不知茶有什么好，渴了常是一歪脖子水龙头下咕咚咕咚的一通灌，抹把嘴，畅快。那时的地下水不光清甜，想必各种人体所需微量元素也充足。水管子是北京四合院中几家共用的，个别孩子仰天喝自来水嘴含着水龙头，邻居一个瘦古伶仃的男人接水前常提个开水瓶哗啦啦的先烫水管嘴，十几年后据说他因各种病缠身，难忍苦痛，吞了大把的药片自杀了。

夏日炎炎下班回来的姥爷会躺在院中自做的躺椅上摇着蒲扇，仍然啜着烫嘴的茶，记得有时姥姥会在茶里放点儿绵白糖，“小叶白糖败火”，姥爷常快意的称赞。寒冬时节屋内蜂窝煤炉子上的铁壶水开了呼呼冒着热气。透过玻璃窗上晶莹细腻的冰花可以见到外面朦朦白雪，伴着令人颤栗的飕飕西北风，姥爷会惬意地喝着热茶，说起京戏名角儿，“梅兰芳，那做派儿（北京方言：举止）”姥爷惯常的开场白，然后就是马连良的空城计，失街亭，借东风，我那时还小，但“猪个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过五关，斩六将，故事内容没注意听，只记住了红脸关公很厉害。至今想起来姥爷当时那兴致勃勃的神态仿佛就在眼前。

94年从澳洲回北京，姥爷刚去世不久，享年八十四岁。下了飞机我直奔小舅家里探望姥姥。我自小由外祖父母带大，听母亲说她在北京生下我三个月后就不得不返回了兰州家里，父母那时都在兰州军区任职。

姥爷长姥姥三岁，出嫁时姥姥还不满十七，二老相濡以沫六十多年。姥爷去世的前几年年近八十的姥姥依然腿脚灵便，进进出出采购操持家务，听舅舅们讲自姥爷去世后姥姥走路开始依仗姥爷曾拄过的拐棍。

那天同去小舅家的还有一个极要好的朋友特意给姥姥带了一盒包装考究的茶。坐定后姥姥仔细地端详着我“瘦了”，她说，朋友把茶递给姥姥说“这是给您的。”姥姥接了过来，颇费力的想站起来，“哎，”她叹了口气，“守灵两天都没觉得什么，第三天棺材一起驾，我的腿就软了，那会儿才知道你姥爷真的走了”。我登时觉得酸楚从两肋涌上来，极力忍着眼里盈盈的泪。

在哥哥家住了几日又去了小舅那里，那包茶原封不动的放在茶几下，我问姥姥想不想泡一点喝，姥姥说“还是待见（北京方言：喜欢）过去几毛一两的，现在怎么嘴里也苦，不那么想喝茶了。”“小叶白糖败火”，我学着姥爷的口吻，姥姥嘴角抽动了一下挤出一个勉强的笑，神情却掠过一丝苦涩。

在我的记忆里，不知是习惯了还是从未想过，二老从未换喝过其他的茶，你斟我饮的同种茶喝了多少个四季，杯杯满溢着岁月的相依。姥爷带走了姥姥腿脚的灵便，也带走了饱经日月风雨的茶情。

不久姥姥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舅舅舅妈们偶尔也沏茶，但好像不是过去的那种花茶，渐渐茶在我印象中消失了，直到后来我自己爱上了茶。姥姥九十岁去和姥爷相聚，现在想起两位老人虽一生辛劳，粗茶淡饭，但都是高龄寿终正寝，想必和嗜茶有一定关系。

我是三年前才开始喝茶的，逐渐了解到茶中所含茶多酚可杀菌解毒，抗癌抗衰，茶氨酸增强记忆，放松减压，茶多糖降血糖，强免疫，茶黄素保护心血管，茶皂素降低胆固醇，氟化物固齿防蚀，尤其绿茶中维生素C含量高过水果，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茶中咖啡碱提神益思，兴奋神经中枢那种飘飘然的愉悦。

去年回北京去了两处茶庄，茶庄老板和哥哥舅舅都是好友，招待极热情。店很大，满墙柜里庄重地陈列着数不清的坛罐，茶的价格每斤从几百元到上万，十来个超大冰箱里也放满了贮茶坛子。店中央各种茶具琳琅满目，加上各式古色古香但又现代设施配套的茶桌，下通净水，上接电源，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几十年前门脸不大的茶叶铺，一杆铜秤，一打纸，一两茶叶包的方方正正，系上小纸绳，一路甩拎着回家。

煞有介事的品了不知有多少种茶，没品到/悟出所谓山情地韵，岩骨花香，脑子里总是琢磨从前几毛一两的茶喝起来是什么感觉。

现在自斟自饮已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很贪恋阴雨绵绵的幽情，后院水边棚里捏着小茶杯，透过濛濛细雨看着曾是枯竭的草地努力泛出簇簇嫩绿，院中凤凰树（poinciana）上点缀着团团鲜灵儿的滴血红花，两杯茶下去咖啡碱的飘然伴着视觉的迷醉，脑子是空的，思维是飘的。已是初秋了，久违的淅淅雨水急洒慢滴肆意调戏着干枯的大地，清明时节雨纷纷，家乡已是初春，故去的外祖父母，父亲，弟弟，又是扫墓季节，我拿出了四个茶杯，斟满，出门一一浇在草地上，心里默念着，姥姥，姥爷，尝尝外孙女泡的茶吧，可能不及四十年前几毛一两的花茶的清香，但浸满了孙女对你们的想念，爸爸和弟弟，你们是在一起吗？这渗入土中的茶水不仅寄予了我无限的思情，也渗透跟随被岁月抻得愈发紧的记忆让我感到你们就在我身边，和我共享这永远的茶情！

大表姐

王欣

此时此刻，写下“大表姐”三个字，心里有些空虚，真的不知写什么好。上个月通过微信得知大表姐重症不治去世了。当时并没有多想别的，只是因自己没有错过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而感到宽慰。

过了这些日子，不知何因，突然想写写大表姐，写写那些小时候经历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大表姐是我母亲的大姐的女儿，我姥姥生了很多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上世纪四十年代五个女儿都先后离开了山东威海老家，后来分别在不同的省份和城市落了脚。我母亲同我父亲在五十年代初结婚后就从大连搬迁到了上海，而大表姐和姐夫是通过我父亲的关系被“弄到”上海来的，并且被安排住在我家一个大院里（我们住的那个七层大楼曾是日本在亚洲的海军总部，褐色砖墙坚固气派，一色钢窗外加带有落地玻璃门的阳台；每层都有独门的公寓，内有独用的大厨房和铺满马赛克的浴室）。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户口逐渐开始吃香了，把大表姐他们的户口安置在上海并非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母亲在世时常常会适时提提我家对大表姐家的“善举,”而大表姐一家对我父母也总是毕恭毕敬的,以至于我一直不知道她其实跟我母亲年龄相仿。

大表姐一家住在我们那个大楼旁边附加出来的一个小三层楼里,因为住得很近,我和姐姐们小时候经常去大表姐家跟她的几个孩子玩儿,也很喜欢赖在她家吃饭。我们常故意玩耍到饭点儿,看到大表姐示意孩子们摆放碗筷时,就做出犹豫不想离开的样子;这时的大表姐表情尴尬,直言让我们走她说不出口,留我们吃饭她也真要挠挠头皮。现在想来并非是她小气,而是我们隔三岔五地蹭饭,以她家的经济条件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

最让我们乐做不疲的事是从大表姐家三楼的窗口往下偷窥对面临街住着的几户特殊人家。一户有一胖一瘦两姐妹,胖妹叫小玉,该女子性野口脏,常骂些让我们这些小孩感到虽不堪入耳却鲜活刺激的粗话;不过瘦姐玲妹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对象,她是我们那个街道有名的“拉三”(文革中的流氓切口,指那些终日跟年轻男人混在一起的女青年),虽说相貌并不太出众,但她身上确有一股妖艳之气,让人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只要看到玲妹媚眼四顾地出现在家门口,我们就会大气不敢出地偷偷伸出头去盯着她看,一不小心被她看到,就会招来她和她那个胖妹的一顿喊骂。有时候我们也会作弄她们,乘其不备,大叫一声“玲妹拉三”或“小玉胖猪,”然后就赶紧把头缩回来,躺倒在一起过瘾地大笑。过了一会儿,再出击一下,接着又听到一阵粗言秽语的反击,这样的游戏真的好刺激。我母亲跟这两姐妹的母亲认识,有时跟母亲路过她们家门口时,会听到她们客气地叫母亲一声“阿姨,”而这时的我会因为远近如此有名气的两姐妹居然对母亲这么恭敬而颇感自豪。写到这里觉得自己挺市侩的,可那时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啊!

另一个被我们时常“居高临下”盯踪的人外号叫酒鬼。这个街邻长相鄙俗,有个很大的酒糟鼻子,脸面整天呈赤红色。上高中时,从别人处偷借禁书,看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即刻想到了酒鬼。其实我们小孩子对他并不了解,但大人们一提到他,就会露出不屑的神情,我们因此觉得他不是个好人(小孩子不谙人事,总觉得嗜酒如命的人一定不好)。酒鬼家的房子后半部是住房,前半部开了一家杂货店,以卖酒和酱油等烹饪佐料为营生。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家有别的什么人,除了一个整日帮他站柜台的女儿,不过这个女儿可没有欧也妮的派头;父女俩向来不苟言笑,似乎来打油买醋的街坊邻居都欠了他家的钱。真不知我们这帮小孩对酒鬼的那种兴趣从何而来,一看到酒鬼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我们会兴奋地互相告知:“快看,酒鬼!”而大表姐只要听到,就会厉声喝止我们,她怕酒鬼听到,可我们就是想惹惹他啊!

我跟酒鬼还真有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呢!一日照例按母亲的吩咐去酒鬼家打酱油(那时酱油不是论瓶买的,而是拿着旧酱油瓶去零装的),回来后母亲发觉酱油的量不足,就让我再回去跟酒鬼要些;我战战兢兢地递上酱油瓶,轻声轻气地跟酒鬼说明自己为何又回来的原委,酒鬼当然不会在乎一个个头跟他家柜台持平的小黄毛丫头的,他看了一下我的酱油瓶,嘟囔了几句,就不理我了。我站在那儿,双脚使劲踮着,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连声要求他再给我加点儿酱油。母亲见我久久不回,就赶来探个究竟,酒鬼一见我母亲,顿时从他那红山芋般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道歉说他并不知我是胖阿姨家的小囡(胖阿姨是众邻对母亲的友善称呼),说着赶紧往瓶子里添了几小木勺酱油。说实在的,酒鬼使用小木勺的技巧很让我佩服,每次都能一滴不漏地把酒或酱油准确无误地倒进口颈窄小的瓶子里,真是挺有看头的。

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因为我对她的记忆最深。这人的真名恐怕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叫她“螺丝妹”或者“花痴,”据说她是因为想男人而变疯的。螺丝妹酷爱棉被,大热天会裹着棉被出门,也喜欢一年四季晒棉被;有时她会把自己当竹竿,用头顶着棉被在大太阳下站上好一阵。我们偷窥螺丝妹的地方是大表姐家住的那个楼的三楼公用后阳台,从这个阳台大约两百米左右的地方(小时候不会

目测,而现在印象模糊了)看得到螺丝妹家的小阳台,只要一看到她出现在阳台上,我们几个就大叫“螺丝妹,”或是喊唱专为她编的坏调:“螺丝妹的泥犊(上海方言,耳朵)一片一片切下来,三分洋钿买一块,五分买两块……”身形臃肿,披头散发的螺丝妹被我们惊吓后赶紧拥着棉被逃进屋里。大叫螺丝妹的欢畅过后,我心里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但无法跟别人说,既怕被认为大逆不道(那个时候花痴应是被大众鄙视和唾弃的),又确实无法弄明白自己矛盾的内心。现在想来,那个年龄的我又怎能懂得男女情事的辛涩杂难呢?!

虽然记住了些许跟大表姐周边有关的琐事,但对大表姐本人的记忆随着时光的荏苒却越来越淡糊了。虽说每隔几年都会在大家庭的各种聚会场合见上一面,但大多以应付了事的寒暄闲聊为主,从未有过贴心的交流;不知何因却牢牢记住了大表姐几年前说我的一句话:“连三妹额头上都有皱纹了!”

今年年初一跟着自家的两位姐姐去医院看望大表姐,尽管事先已被告知她将不久于人世,但一见到她那苍白无力的面容时,心里还是嘎嘣了一下,感受到了只有对亲人才会有不舍。跟大表姐道别时,不由自主地走到她的病床前,俯身亲了一下她的脸颊,眼泪几乎滴落下来。

坐在回家的公车上,心情阴郁;那些跟大表姐有关无关的往事一幕幕从眼前闪过,恍恍然,凄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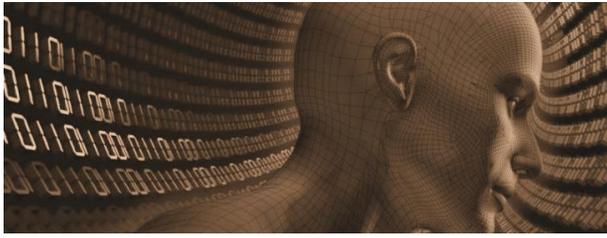
我们这个时代

韦钢

小时候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自己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我没有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生在水深火热的外国或是台湾。一切好象都是上苍为我专门安排，让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确实，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那个年代发生了很多可笑而又笑不出来的事。然而，近几年我又有了这种类似的感觉：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

就拿交通工具来说，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都是靠双脚，最多是骑马骑驴。一代又一代，千百年不变。那是怎样漫长的岁月啊！然而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今天我们开着车到处跑，还可以有卫星导航。坐着飞机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也就是睡一觉的时间。



人类已有超过 30 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也至少也有 6000 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们从来不知道“电”为何物。然而就在二百多年前，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即将到来之际，富兰克林开始了对电的研究。在这两百年里，我们的前辈赶在我们出生之前，为我们准备好了电灯电话电报电影……而就在过去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电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更是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们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将手机揣在衬衣口袋里，用数码相机拍照片……古代的皇帝国王，他们可以不可一世，权利可以至高无上，但却不能享受这些今天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享用的科学技术。

古代人刀耕火种，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的生活。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则飞速发展。小时候见过的人工电话交换机还历历在目：一个控制台上有很多小指粗的插头，每个插头连着一部电话。打电话的人告诉接线员，请接哪里哪里。接线员便将该插头插到对应的孔里，再用力摇一个小发电机的把柄，接听的电话便响铃。“喂，财务科的 XXX 要找你们的 XXX……”。电话便接通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可以揣一部电话。体积小不能再小，否则就顾上耳朵顾不了嘴了。

最近的几十年里，电脑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计算机还是用电子管制造。一台计算机要占一个大房间。那是名副其实的“计算机”，因为它是用来计算的。不象今天的电脑用来处理各种资讯信息。那时还没有荧光屏。输出靠列表打印机。输入用的是穿孔纸带。在一指宽的黑色纸带上穿孔，孔的不同排列就代表了各种字符。写好的运算程式用穿孔机打到纸带上，然后将纸带在读带机上运转，如此将程式输入计算机里。不久纸带被磁盘代替。而磁盘的尺寸从 5.25 英寸缩小到 3.5 英寸的同时，容量却从 540kb 增加到 1400kb。今天，磁盘早已淘汰。我们用的 U 盘（USB drive）体积只有拇指大小，容量却是以 gb 计算，一个 gb 相当于 700 多个 3.5 英寸的磁盘。它相当于多少盘纸带，无法计算，估计要大货车拉了。

电脑的发展导致互联网的诞生。互联网的诞生又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并且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一切，这些几万年几千年都没有的奇迹，今天都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发展速度成级数上升。科技在突飞、知识在爆炸。过去一百年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以前几十万年的总和。今后会怎样？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也许医学会出现重大突破，疾病完全被控制，衰老被解码，我们成为第一批长生不老的人。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长生不老。只需将我们头脑里的内容复制到硬盘里，再交由一个强大的电脑来运转，于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就得以延续……

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面呢。

（原稿写于 2006 年 8 月，稍有改动）

风雨故人来

海春



风雨难来，布村久旱盼雨；故人难来，老友天各一方，所以‘最难风雨故人来’。不过天从人愿还是来了。故人随着风随着雨不期而至，新知随着风随着雨而成为故交。四月十一日下午，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一行在陈丰总经理的带领下，与旧友重逢，与新朋初逢在这和风细雨中的布里斯本，在中国味道浓浓的饭店‘味道中国’。有朋友自悉尼远道而来，不亦乐乎？有歌友从悉尼黄河合唱团而来，岂不乐上加乐？

于是我们爱乐阳光合唱团敞开了胸怀，伸出了双手迎接远方的客人。我们一起唱起了刚学会的歌曲‘鸿雁’，一起跳起了刚组建排练的广场舞。歌舞升平就是当下我们合唱团的真实又充实的主旋律；载歌载舞就是我们正面心态下追求快乐人生的写照；欢歌笑语就是我们喜迎客人的礼物，共享良辰的心愿。当得知陈总同时又是悉尼黄河合唱团的团长时，我就盛情邀请陈团长一起合唱了一曲‘我的中国心’。同是浪迹天涯人，相逢何必不歌唱？同是华夏中华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随着到电视台镜头缓缓的转动，我看到了从八十高龄的音乐老师到八十年代以来闯荡澳洲的天涯人，再到八零后的阳光姑娘。这三个八绘成宽广的光谱，所以绚丽；这三个八构成三代人的传承，所以稳定。我看到专注的神情，深深的投入，纵情的歌唱，心，微微地触动着，和听到歌友说他们天天盼望着周日的欢聚欢唱时一样的感觉。夫复何求？足矣。

接着电视台便采访了蒋团长和李纯副团长。两位团长简短地介绍了合唱团：以歌会友的平台，服务社区的宗旨，尤其是对澳洲主流社会的付出。比如去年我们为昆士兰抗癌防癌协会的义演，协助澳洲慈善机构为两位聋哑学生筹款的义演，还有为新利班俱乐部举办圣诞节和新春音乐会等等。今年六月我们应邀将去达尔文参加文化艺术节的演出，七月去匈牙利参加国际合唱节的比赛。走出中国城，走出布村，走出国门。陈团长听了以后立即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在十月份举行的黄河合唱团十五周年庆典。

档期满满，信心满满，快乐满满，满眼风光楼外楼，莫愁莫忧。人生苦短几春秋，对酒当歌，不对酒也当歌。尽管十年风风雨雨，纷纷扬扬，而今一曲磊磊落落，淡淡定定。拿酒来，满上；唱起来，和上。

采访后，意犹未尽，我们邀请远方的客人和团员们一起团团圆圆地享受美味川菜。‘味道中国’弥漫着中国的味道，麻麻辣辣，红红火火。席间，我们谈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黄河合唱团的著名指挥家杨永康。去年老团长苏正东和我一起设宴招待了杨指挥和他的夫人。而后在我家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起欣赏了杨永康指挥五百人合唱团的行云流水，领略了他在悉尼歌剧院指挥席上的大家风范。那也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天歌’DVD。那天没有风雨，只有布村经典的艳阳天，故人照样来。正如苏东坡老先生所吟：也无风雨也无晴。对了，前面还有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当我们的新团员何先生送天河电视台一行去机场时，风还是风，雨还是雨。风雨中我想起了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翻手作云覆手作雨，不如望天外雨随风来，因为风雨自然来，故人自然来，顺其自然便是小城故事，大城风雨。

老公说：“苍蝇拍干净了怎么能看出来呢？”

洪朗

2014年的元宵节，在澳洲的布里斯班家里。我家里当然没有老虎，但是苍蝇还是偶尔会跟随者家人或者车飞进我的屋里。我在家里不是打苍蝇的高手，但是我对于苍蝇的厌恶确实是很高。

这一天，我打死了一只苍蝇以后，忽然发现这个苍蝇拍也太脏了，本来是亮丽的鲜艳的黄色，结果看上去都快变成暗黄色的了。我于是去车库里的洗手池，用不同的化学试剂，把这个苍蝇拍认真彻底地清洗了。然后自己欣赏着这个“重生”了的鲜艳的拍子，感觉就像刚刚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那样，很是得意洋洋。

要吃午饭了，老公回来了。我忍不住要分享我的得意，就把那个重生了的苍蝇拍拿过来，递给老公，笑道：“你看看，有什么变化？”

老公真的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然后一脸的茫然，问道：“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变化？”

我失去了耐性，大声地说道：“哎呀，你看不出来吗？现在这个苍蝇拍，多干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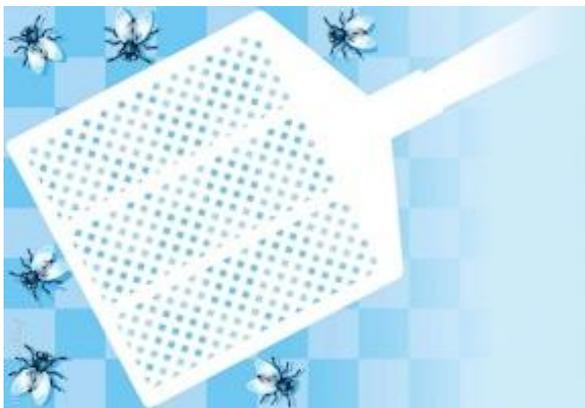
老公呵呵笑道：“苍蝇拍干净了怎么能看出来呢？脏了才能看出来。”

多么有道理啊！

就像我们做人做事：

你的花园不搭理，乱草丛生，谁都看得出来；搭理了，谁也不会看得出来，你其实刚刚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去清理乱草；

你的头发不整理，像个鸟窝，谁都看得出来；整理了，谁也不会看得出来，你其实刚刚花费了80澳元，去做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发型；



你的工作出了问题，谁都看得出来；你把工作做得很好，没有问题发生，谁也不会看得出来，你夜以继日的努力和勤劳，你的汗水和你的泪水；

、、、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劳动没有办法看得出来，有太多的付出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又那么渴望，像个小姑娘穿了一件漂亮衣服那样渴望着大人们不断的赞美。在得不到我们期待的肯定和赞美的时候，我们失望了，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了。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鼓励和肯定那些“谁也不会看得出来”的人和事，感恩我们的生活平安！也需

要在得不到别人的鼓励和肯定的时候，告诉自己：“我自己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自己满意了，这个世界就满意了；你自己看到了，这个世界就看到了；你自己赞美了，这个世界就赞美了。

母親節感恩篇

劉笑影

一年一度的感恩“母親節”，又落下了溫馨熱鬧的帷幕。家家戶戶的孩子們和父親們，亦借此時爭先恐後地向辛苦忙碌了一年的母親，表達了他們真誠的愛意和由衷的謝意。只見孩子們簇擁著母親，湧進飄香四溢的各國餐館：優雅閑靜的西餐館，各具風味的中餐館；濃香醇厚的咖啡廳，大宴賓客的星級飯店，只見那裡人頭攢動，熱鬧非凡，一掃常態；更有孩子們親手為母親烹飪的溫馨佳餚，讓家的感覺浸透到母親的心底，讓愛的溫暖和情的真切擁滿母親的全身心。那笑臉、那話語、那賀卡、那禮品、乃至紅艷的玫瑰，高雅的‘天堂鳥’、孤芳自賞的馬蹄蓮等，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點綴；祝酒聲談笑聲，聲聲不絕於耳；酒飄香菜飄香，香香沁人心扉，使一家老少長長久久地沉浸在幸福和愉悅之中……

其實，早在節前家家戶戶的孩子們就在悄悄地為母親準備和挑選禮品了。許多有心的孩子們，更是悉心觀察母親的生活所需，不惜用他們自己打工掙來的貼心錢，精心為母親購買了實用且昂貴的禮品，使母親們深感意外，感動得心花怒放……

曾記得，22年前的那個“母親節”，我和女兒踏上了這陌生卻又感親切的澳洲國土。說它陌生，是因為遠離故土，遠離父母，飄揚過海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國度；說它親切，是因為最親近的家人——丈夫，比我們早兩年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地開拓著夢想。

那時我發現，澳洲各種名樣的公共假日特別多，但讓我感觸最深的還是那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和“父親節”，意在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感恩那日夜為家庭辛苦操勞的，忘我的母親；不要忘記感恩那幾十年為家庭生活奮力拼搏辛苦忙碌，卻默默無聞的父親！

曾記得，孩子在澳洲讀小學二年級時，老師就启发孩子們怎樣用自己的行動來表達對父母的愛。比如：學習動手制作簡單的賀卡、學會動小腦筋給父母做簡單的早餐等，並授之澳洲的傳統習慣是在“母親節”或“父親節”的早上，恭恭敬敬地端上一盤親手做的早餐送到父、母親床前，然後靜靜地看著父、母親慢慢享用。作為母親，我很幸運，年復一年享受至今已經二十年有餘，雖然享受的不仅仅是母親節，而几乎是每個周末的早晨。

還記得2013年的母親節，孩子們看到因病退休後的母親整日忙於筆耕，却甚少花時間為自己調理飲食，於是用打工掙的錢買來優質果汁機，幫母親調理飲食，以期補充維他命。感動得我不知說什麼好，只能欣然接受。還有，我十年前跟我學中文的韓國兄弟倆（醫生和律師），為手殘不能

再從事工作的母親精心挑選了 iPad，將許多伴隨他們出生以及成長足跡的珍貴照片存入，讓母親能在沉悶的退休生活中盡享孩儿们童年的歡樂；他們还不厌其烦的帮助母親學習自拍、搶拍技能，以鼓勵其母享受自我成就感，更鼓勵母親學會欣賞周邊事物，學會享受人生。

然而，生活中的感恩，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通常，女子們在經過一段轟轟烈烈的熱戀之後，幸福地步入了那嚮往已久的婚姻殿堂。成婚之後，順理成章地陸續走上了愉悅而艱辛的母親之路。為了家庭和孩子，母親們不惜獻出自己的一切，更為此奉獻了她們一生中最珍貴的年輕時光和最美好的生命時光；為了家庭和孩子，她們犧牲了自己許多寶貴的時間和愛好，從為人之母那時起，就自然而然地肩負起了整個家庭，肩負起了母親的崇高使命；更用她們那赤誠無私的母愛，自始至終的溫暖著整個家，溫暖著勤奮工作的丈夫，溫暖著孩子們的身心。

作為女人，她們通常會像男人一樣為生活打拼，工作之餘更需不遺餘力地花費大量心血和時間來料理家務，改善伙食，照顧家人，忘我奉獻。

作為母親，她們總是家裡起得最早而睡得最晚的人，辛苦之至，可想而知。就這樣默默地奉獻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年年歲歲，周而復始，義無反顧；從青絲到白髮，歲月的光陰從她們年輕靚麗的臉龐劃過，進而顯現出迷人的成熟；當歲月流逝的痕跡爬滿眉梢時，夫君事業正如日中天，孩兒成才又成器，而她們卻在繁忙的工作和辛苦的勞作之余，往往心寬體弱，光芒不再。母親啊母親，你就像一支燃燒著的蠟燭，照亮了家人，卻忽略了自己，以至埋葬了自己最寶貴的年華，真令人難以置信！

作為母親，疼愛孩子是母性使然；呵護有加是她們的天性；無微不至是她們的本性；鼓勵、寬容是她們的秉性；注重調教更是她們份內之事。母親們從未在乎自己為家庭做了多少，只覺得應該的，既是責任也是義務，不容推辭；母親們也從未計較過自己的得失，凡事包容、忍讓、遷就丈夫和孩子，從不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就這樣几十年默默承受著沒完沒了的、勞心又勞苦的家務，時不時還得咬緊牙尖默默承受來自丈夫的怨言和錯怪、來自孩子們的不理解；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母親的世界裡，沒有冠冕堂皇的詞句，更沒有任何怨言和牢騷，只要能得到丈夫的理解與關愛，孩子們的認可與尊重，就勞累全消，心滿意足了。

作為母親，只要孩子們為她們做一點點事情，哪怕是那麼微不足道，那麼不起眼，也會深受感動，銘記在心。即使是一個簡短的問候，淡淡的微笑，輕輕的撫摸，體貼的話語，就足以使母親身心愉快，笑口常開。她們更不在意孩子們送的禮物是否貴重，只要是出自孩子的手，出於孩子的真心，哪怕是歪歪扭扭的字跡，色彩不甚搭配的小小賀卡，母親都會欣然接受，感動在心，珍藏至今。

捫心自問，父母養育我們那麼多年，他們所奉獻的不僅僅是時間，更多的是心血和精力，他們悉心教育我們，培育我們；他們從未為自己考慮，從未指望兒女們報答什麼，只希望兒女正直，成才，做個對社會有用之材。然而，隨著父母年紀的增大，我們又孝順父母多少呢？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我們似乎做得太少太少，就連陪伴的機會和時間都非常有限，我們反省，我們內疚.....

我們應當以身作則，同時引導和教育孩子學會感恩和懂得感恩，注重我們的言行，常回家看看我們那還健在的父母，拿出更多時間陪伴他們，撫慰他們那慈愛而孤獨的心。記得我母親常說“娘想兒，路來長；兒想娘，筷子長。”以形容母親想念兒女之情，就像路那麼長，看不到盡頭；而孩兒想念母親，卻只像筷子那麼長，短短地，一下就到頭了。母親曾驕傲的跟我們姐倆說，“你們

就像扁擔那麼長”，讓我倆開心過好長一段時間呢。而實際上，做兒女的就是再怎麼體諒父母，關愛父母，也遠遠報答不了他們對兒女的恩情，對兒女的養育之恩。

願天下的母親們，健康美麗瀟灑，盡享美好年華！



聚集手机微信群 忆同学恰少年时

其其



前些天高中同学建了个微信班群，陆续的已有不少同学入了群。

多数高中同学，毕业后没有离开故乡库尔勒，我每次回去后，都能见到他们，聚会，聊天，合影。有些同学离开了家乡，有的出国还用了英文名字。在微信群里，有的用了代号，可谓，陌生的名字已感陌生的人，相见唯恐不相识。

微信班群里发了张几年前的聚会合影，有同学几十年未曾谋面，加注名字作为标识，得一片感叹，评容颜的变化幅度。岁月沧桑，高中毕业三十九年了，容颜随着岁月已变。有人言，我们都老了，可不，我们同奔花甲。

同学们用上了现代通讯，千里万里聚集在手机的屏幕里。

微信里问好，祝福，心依然近，情还是那么浓。字里行间，少了几分直言。更多的用微文表述同学的关切和友谊。有美食，旅游，健康，笑话，心绪，时政。选微文发微文，多了几分稳重。

有人笑猜说，某篇微文可能是发给哪一位的。不知道微文里的哪句话，是几十年前择词组句，如今仍欲言未说的潜台词，或是几十年后感悟的肺腑之言。可谓纯真朦胧的感情随岁月的河流不会冲刷逸净。

库尔勒 孔雀河（吴朋摄影）

同学的情意在微信群里如同故乡的孔雀河水荡漾，满满地让人心暖。同学情和故乡情融合在孔雀河水里，对我而言，故乡情就是同学情。恰同学少年时的班级生活浮现我的眼帘。

伴着月亮星星，我们一起晨跑，梁老师略带沙哑的一二一喊声，声音回响清晰如同今晨听到；清晨我们一起早自习，当年的朗朗上口的俄语，遗憾的是我早已还回给老师；晚饭后返校我们一起晚自习，有同学在后排讲鬼故事，我坐在前排听不清，可那恐怖的气氛让我在回家的路上屏住呼吸。

教室黑板报，学习园地，大字专栏，征稿，派发交稿任务，请问有谁还保留着当年我们的手稿？同学们会大声喊，当年我们都交给宣传组了，得要耍赖，言稿件用完后宣传组都还给你们了。仔细想想，当时真真切切的都还给大家了。

忆同学时，我们班的化学课魔术师表演，燃烧后的手绢完好无损；语文课老师为全班选读了三位同学小作家的诗，他们住在同一个单位家属院；语文课考试开放答卷，一个题目写了整整一本子；物理科王老师表情严肃的阐述物理原理，数学课梁老师的满黑板的推理演算；春耕夏收我们去支农，我带了药箱是班里的业余小医生；我们去汽车大修厂学工，发动机，方向机的原理还记得吗？我是记得的，汽车知识助我保养我的车。

每逢全班出行，我们睡大通铺，还有我们自己的食堂。

有一年我们全班支援夏收割麦，每天收工后小河边洗漱。有同学言，有位男生天天用许多香皂洗他的雪白的毛巾，每次洗到最后一个离开小河边。女同学们不相信，这位我班体育健将，怎么会这么讲卫生。眼见为实，几位真去验了个虚实，他的毛巾，真的比女同学的毛巾还白！

我们班自创的歌剧“送肥路上”，舞蹈“我是雅鲁藏布江小卓玛”，独唱合唱，都还记得那些节目吗？我们班有自己的乐队，笛子手，三弦，扬琴，小提琴，二胡，手风琴。那时，照相机不普及，不知道那时拍了照片没有。没有照片，同学们的舞姿也目目清晰如在眼前。

学军大拉练，背包干粮水壶，步行往返几十里到塔什店；我们跳跃在石岩峭壁间，排队高歌在大路上；晚上合衣睡在裸露的石头上，头顶星星，耳边山风呼呼响。后来，我回家乡时，路过那段路，我感叹我们那时多么充满朝气，意气风发。

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去学农，高兴的是在这一个月里，有十位同学入了团。

高中时丰富的课余课外活动，让我们在封闭的七十年代，有许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们班团结，友好，互助。我们积极向上，努力学习文化科，学习社会，锻炼身体，锻炼意志。用现在的话说，正能量大于负能量。正能量鼓励我们全面发展，书法，舞蹈，体育和学习做人的道理。

高中时期，花季的女同学，英武的少儿郎，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走向社会之前，打下了人生的基石。我们吃得了苦，懂得了生活要努力，懂得了忍让和迁就，学会了包容与珍惜。

我从内心，感谢我们的班主任，梁显忠老师，老师你好！是你安排了我班丰富的班级活动。如今岁月让我们两鬓染霜，皱纹难掩。经历了沉浮和历练，感觉同学感情最纯朴，心尤通，同学之间最信任，我们若相逢，还是那时那颗年青的心境。

手机微信群让我们时时刻刻聚集在一起，回忆同学恰少年时，且忆且珍惜。我珍惜我们同学纯真的过去。明年高中同学毕业四十年，我们来到故乡团聚，再现同学恰少年时的浓浓同学情。珍惜现在实实在在手里的拥有，从心灵的和心弦里永远幸福。

練唱舒伯特的藝術歌曲《魔王》的感想

洪丕柱

我是一個喜歡挑戰自己極限的人。最近在 Google 上聽到了舒伯特的藝術歌曲《魔王》，忽然萌生了演唱這首不朽的男中音歌曲的強烈願望。

我最初聽到這首歌曲是五十來年前即 1960 年代中期在上海音樂廳的一場音樂會上，由上海音樂學院聲樂教授，早年留歐的男中音聲歌唱家葛朝祉演唱。當時他是用中文唱的（那個時代的中國歌唱家都不許用原文演唱歐洲古典歌曲，無論是歌劇詠嘆調還是藝術歌曲），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我正在跟上海音樂學院譚冰若老師正規學習聲樂，唱男中低音。正想跟譚老師學這首歌時，不久文革就開始了。不想五十來年轉眼過去，到了這把年齡，又再次被這首歌打動，決心完成未競的目標！

我打開我的男中低音聲樂曲集，發現其中正好有這首歌，且有德文歌詞。嚴格地說，正宗唱歐洲古典歌曲，不管是歌劇、藝術歌曲還是聖樂歌曲，都應該唱原文，正如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溫可錚教授所說的，不能至少用四種（包括母語）語言演唱的，算不上歌唱家。所以我決定直接用德文練唱《魔王》。三十多年前我曾在上海業餘工大學過兩年德文，稍微還記得些發音、基本語法和詞匯，加上曾用德文唱過舒伯特的《小夜曲》和貝多芬的《我愛你》。看了《魔王》的德文歌詞，覺得完全可以應付，所以已開始練唱。我明白，要背出這首挺長的歌曲的德文歌曲，對我這年齡的記憶力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我首先查閱有關這首歌曲的背景知識（德國大詩人歌德作詞），便在百度上打進“魔王”這兩個字，不料驚奇地發現叫魔王的作品，包括電視劇等多不勝數，如韓劇魔王、日劇魔王，還有大魔王小魔王等各種魔王。大概好多作家認為魔王是個能吸引讀者的標題吧，卻找不到最偉大的舒伯特的藝術歌曲《魔王》，失望之下又試了“舒伯特”詞條，才找到了對他的歌曲《魔王》的不少介紹和分析資料。幾天前正好有昆州翻譯家協會（AUSIT）的例會，我帶了《魔王》歌詞，去請教一位德文翻譯。在休息時我向她出示這首歌曲，她竟高興得不得了，不但跟我講了很多有關背景知識，解釋了歌詞的意思，為我正了發音，還對我朗讀了歌詞，讓我感受到德文之美。看來，《魔王》無論是歌曲還是歌詞，都是德國人家喻戶曉並引以自豪文藝作品。

《魔王》歌詞大意是講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冷風凜冽的深夜，一位父親懷抱愛子騎馬在林中飛馳，他把孩子緊摟在胸前，使他感到溫暖和安全；可是孩子卻驚恐不安，說是看到了潛伏在密林深處頭戴冠冕的魔王在向他發出種種誘惑，要孩子跟他去溪邊、花叢中玩耍、看他母親的金鏤衣、同他女兒一起唱歌跳舞。父親一邊安慰孩子，說四周並沒有魔王，只有瀰漫的濃霧、風吹樹葉的聲音和樹林的陰影等，一邊策馬疾駛。孩子越來越恐懼的驚呼和喘息聲讓他膽戰心驚，他要盡快趕回家裡，好讓孩子安心。魔王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兇狠，最後威脅說如果孩子再不跟他去，他就要用暴力將他搶走（施展魔法勾攝孩子的魂魄）。驚慌疲倦的父親終於趕回家裡，卻發現懷抱裡的孩子已經氣絕身亡。



對情節有兩種解釋：一是確有專門勾病孩魂魄的魔王存在，孩子的魂魄被勾走人就死了。一是孩子病得很重比如發高燒或昏迷時，會產生幻覺，好像看到了魔王。我很小時曾在鄉下住過兩年，有一次發高燒燒得很厲害，就產生過類似的幻覺，像是騰雲駕霧，至今都記得。那時鄉下沒醫生，鄉下老太幫我媽去為我叫魂，說是把魂叫回來了，所以病就慢慢好了。看來歐洲鄉下也有類似說法。歌德當時在旅遊中聽到發生在一位農民家的這個真實故事，作了藝術加工後使用民謠形式寫下了這個敘事謠曲。三十幾年後舒伯特看到謠曲，萌發了創作靈感，當即揮筆寫下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的結構十分緊湊，整曲所營造的氣氛也是步步逐漸變得越來越緊張，這是演唱難度之一，因為沒有演唱者可以鬆一口氣的伴奏過門。而整個伴奏（鋼琴或樂隊）持續在奏出馬匹疾跑的蹄聲，演唱者需要有很好的體力。更大的難度在於在這首異乎尋常的歌裡有四個角色：故事的敘述者、父親、孩子和魔王。演唱者一個人要用不同音色表達四個不同的角色：敘事者在曲首要創造氣氛將聽眾帶進故事並最後結束故事，對父子倆顯出同情心（音色寬厚）；孩子的表情是驚恐、可憐和煩躁（音色高亢帶有戰慄）；父親的表情是慈愛、強作鎮定卻無奈無助（音色低沉渾厚）；魔王的表情最為豐富：誘惑、欺詐、詭譎、凶險和最後的威脅（音色甜美柔和，甜柔中帶有陰險）。整首曲子最優美的旋律出現在魔王所唱的那幾段，他要用優美的旋律掩蓋內心的險惡，來吸引、誘惑孩子，演唱者需要唱得優美、輕柔，輕柔背後暗藏著詭譎。所以演唱者需要有演唱歌劇詠嘆調的良好功底，才能對付音色上的多種變化。從音樂創作角度看，演唱者的難度還在於要對付由於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寬闊的音域、調性調式的轉換和很多的半音。總之歌曲的難度是全方的。

全世界好多優秀男中音或女中音都唱過這首歌曲，在音樂會上它是一首很受歡迎的歌。我很驚奇一位十八歲的貧窮的青年作曲家，在近 200 年前（1815）居然能寫出這樣不朽的歌曲。他一相崇敬歌德，他在 1781 年寫下的這首民謠式的敘事謠曲打動了年輕作曲家，使他有靈感創作了《魔王》。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舒伯特崇拜歌德，曾多次寫信給這位大詩人，他卻直到短暫生命的結束也沒有收到過歌德給他隻字片語的回信。最後歌德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首歌而大受感動，問起作曲家是誰，人們才告訴他作曲家早就在貧病中去世。我為此極感唏噓。可以說，是舒伯特讓歌德的這首敘事謠曲變成不朽，否則不知人們是否還會記得它。

明年是《魔王》創作 200 周年，希望屆時我能表演這首歌曲。

【英伦心影 10】 光荣之城牛津（一）

薇薇

剑桥是梦想之地，在那里尽可以发梦，剑河迷一般的清流在夹岸垂柳和参天古木中穿流而过，一派轻灵飘逸。牛津是光荣之城，他的风格与剑桥如此不同，使人惊讶又过目难忘，他的气质如此复杂，刚毅明朗的外表下隐藏着无法诠释的魔力。

牛津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宫殿，全城有 65 座教堂、104 座图书馆，学院连着学院，巨柱临着巨柱，尖塔接着尖塔，穹顶挨着穹顶。这里是伦敦以外英国教堂最集中之地，伦敦为七百万居民的大都会，牛津只是十几万居民的小城。此处拥有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开始各个时期的建筑代表作，全城整体看来非常和谐，外形是哥特复兴，建筑屋顶上无以计数的尖塔如竹笋般直指蓝天，内涵是古希腊，不断重复的古典比例和对称的爱奥尼亚式廊柱，以及众多的雕像矗立在巨柱上。牛津号称英国的雅典，教育的奥林匹亚。

这座恢弘壮丽的城池是用柯兹窝蜜石砌成的，经过岁月的洗涤，当年那金灿灿、黄澄澄、甜蜜蜜的色泽变得深沉起来。我在七月的金阳中端详他，自是暖暖微光浮动，闪烁着古雅从容的光芒，好一座沉毅而坚固，温柔又甜蜜的天城。我想，在阴冷的雨天，或者秋冬苍茫之日，这座城市的色泽一定更加温暖人心。

牛津位于伦敦以西九十多公里，泰晤士河流经此地，查威尔河汇入。中古时代，此处河水浅窄，牛车可涉水而过，故得名“牛津”。由于是水路交通枢纽，牛津成为“羊毛天堂”柯兹窝地区的富有商贸中心，市镇规模向来可观。牛津之河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却不见多少文人提及，没如剑河般备受赞美，主要原因是牛津的河水并不像剑河那样穿越多家古老的学院，这一小小的差异使两所大学的气韵绝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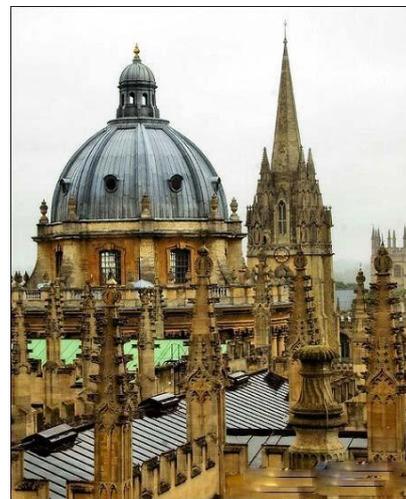
牛津虽不算大城市，但颇具大都会的风采，剑桥也是十万居民的小城，却保持了英国乡野小镇的韵味。牛津大学和城市平分秋色，各个学院混杂在居民区和繁华市镇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虽则所有学院都是高墙围合的封闭庭院，大门之内一派清幽肃静，别有洞天，院墙之外就是热闹的街市，繁忙宽阔的大路车水马龙，人行步道上摩肩接踵，商业楼宇、办公楼、百货商场一一俱全。在剑桥几乎感觉不到市镇的存在，剑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剑河的中游穿过城市的中心地段，数家最古老的学院分布在那里，街道都是步行路，也可骑自行车。参差纵横的街巷上，酒吧、餐厅、花店、书屋、咖啡座、杂货铺都是门面小小，可心可意，相当有情调的，独不见现代化的大型百货超市。

行走在牛津城的街巷：人潮如涌的卡法克斯广场，遍布时尚连锁店的谷市街，购物中心皇后大道，庞大学院聚集的高街，书店密布的宽街，鹅卵石铺就、有最古老学院的默顿街，最狭窄幽曲的喜鹊巷，红砖铺地的铜鼻巷，到处是人流，到处是观光客，我还未曾沾染到牛津大学卓尔不凡的仙气，已饱尝了市井的烟火和俗尘的喧嚣。就在怅然若失之时，突然，钟声响起，从四面八方涌来，由近及远，由远至近，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律动，敲打着耳鼓，拨动着心弦。那是莫德林学院的钟声，是默顿学院、新学院、林肯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钟声，是圣玛利大教堂的钟声，是圣阿尔代教堂、圣托马斯教堂、圣克洛兹教堂、圣埃博教堂的钟声，清朗的、浑厚的、深沉的、悠扬

的、犹如最美的天籁，牛津城霎那间仙乐飘飘处处闻。这座尖塔林立的大城，这座巨石奔云的宫宇，钟声一片，我从浊浊尘世飞渡到渺渺仙乡，天国与人间在这里连接了。

牛津的教堂无处不在，钟声无处不鸣，钟声在牛津是宗教，是音乐，是时尚，也是追求。牛津有学院钟声俱乐部，专门研究钟声的演奏规则和变换技术，约翰·贝奇曼爵士曾是俱乐部著名的成员，他们定期在城中各个教堂聚会表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创下6个多小时变换敲击1万多次的记录。

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建筑最宏大的学院，学院的礼拜堂是英国圣公会主教教堂，雄伟的汤姆塔下是学院的入口。汤姆塔这座八角形，灯笼状，洋葱头圆弧穹顶建筑，是英国建筑巨匠克里斯托佛·瑞恩的设计杰作，1648年重约七吨的汤姆大钟挂在其上。从那时开始，每晚9点5分，大钟敲击101次，召唤学院的101位学员回院就寝。钟声有独特的曲调，由学院的院长Henry Aldrich创作编写。之所以在9点5分，是因为牛津的位置与格林威治标准时区有经度差异，牛津的9点整正是格林威治9点5分，牛津学院启用的是“牛津时间”，多么精准，多么高傲！今天，学院的学生已远不止101人，汤姆钟每晚仍然敲击101下，传统就是传统。



【英伦心影 11】 光荣之城牛津（二）

薇薇

牛津多么高傲！他是一位金发碧眼白肤的俊男，血统纯正高贵，知识渊博，头脑精明，逻辑清晰，领悟力强，有坚定不移的道德标准，有严格顽强的自律精神，有自以为是的卓越见解。他高高在上，把自己圈定在高墙深院中，凛凛然不可冒犯，但他也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和世俗打成一片。尘世就是他的背景，他的依托，他颇有政治家的风范。

在牛津游走，随处可见他的至尊第一。在默顿街上有英国最古老的默顿学院，建立于1264年，为温彻斯特大主教沃尔特·默顿捐助修建。默顿学院是牛剑众学院之母，其捐赠财产由学院自主管理的模式，四合院围合的方庭、内院、后花园的布局，礼拜堂、餐厅、图书馆、院士楼、学员寝室的建筑规格都是后来者的模版榜样。学院民众方庭的图书馆始于1373年，是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学院图书馆，内藏中世纪珍贵的手稿。

牛津大学的博得利图书馆建于1613年，是前牛津学生汤马斯·博得利的捐助，这座英国当今第二大规模的图书馆，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早150多年开放。自1610年起图书馆保存英国出版的每一本新书，于是图书馆收藏了英国四百年完整的文化史，这是无可匹敌的。图书馆的书一律不可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公众不得入内，只对会员开放，最著名的案例是：英王查理一世要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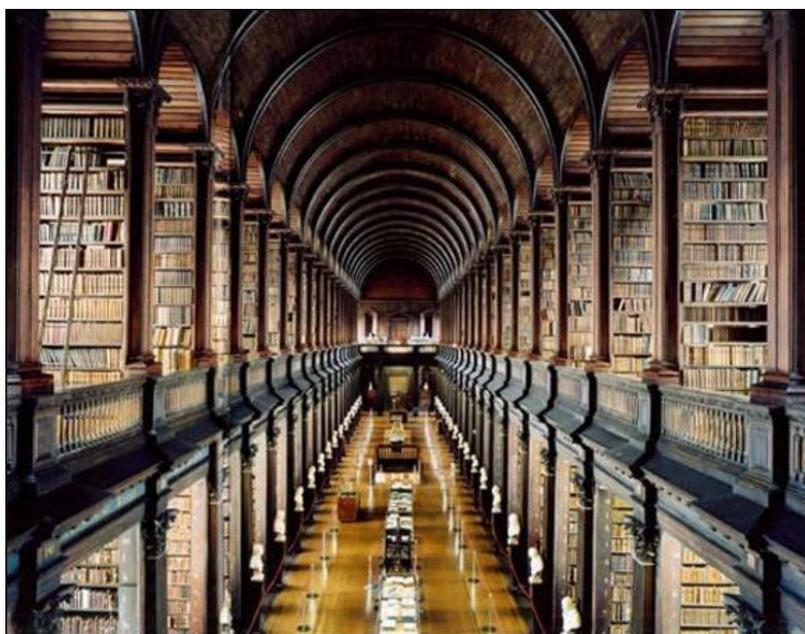
借一本书的要求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只能站在图书馆的庭院中仰视这座固若金汤般的巨石建筑，这里是电影《哈利·波特》中霍格沃兹魔法师学校的图书馆，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图书馆的内部情形。

博得利图书馆现有藏书 600 万册，一部分存放于分馆—瑞德克里夫图书馆，这个图书馆 1737 年开始动工，是吉姆·吉本斯的设计佳作，建筑下部基座灵感来自雅典八角形的古建筑“风之塔”，上半部模仿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圆弧穹顶。这是一座科学图书馆，是威廉三世国王和玛丽二世女王的御用医师约翰·瑞德克里夫出资修建。相当讽刺的是，约翰·瑞德克里夫本人是传统的叛逆者，生前相当鄙视偶像崇拜，对读书学习嗤之以鼻，可他死前的最大心愿却是修建一座辉煌的图书馆，并把大笔遗产赠与了牛津大学。

位于宽街上的谢尔顿剧院，是举办音乐会、讲座、大学毕业典礼的地方。始建于 1664 年的剧院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吉伯特·谢尔顿的慷慨解囊，大主教一次性赠与了大学 1000 英镑，在当年真是一笔巨款，及后主教大人在信徒中陆续筹款 14000 多英镑，仅四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恢弘的筑建，那时一位工匠一年的工资是 2 到 4 英镑。剧院是克里斯托佛·瑞恩在牛津的第二项设计，一座圆柱形的姜黄色建筑，以公元前 12 世纪古罗马的马塞勒斯大剧院为蓝本。

观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之人，都会对霍格沃兹魔法师学校的餐厅印象深刻。推开沉重厚实的雕花大木门，是纵长深邃的大厅，四列长桌从餐厅一端无限延伸到另一端，深紫色天鹅绒般的穹顶上星辰闪耀，餐桌上的金色餐盘和高脚杯在成百上千支蜡烛的映照下闪动金光，珍珠色半透明的天使们在拱顶之下悠然飘飞，一声“开饭了”，一盘盘美味佳肴自动跳到深褐色橡木餐桌上。这奇妙的影像就是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餐厅拍摄的，那里是牛津最大的餐室，正式晚餐可容纳五百学生同时就餐。餐厅现在成为了哈利·波特迷的追访圣地，全世界的哈利·波特迷可真不少，六部系列电影创下 44 亿美金的票房收入。

高街最南端的莫德林学院座落在查威尔河畔，有著名的莫德林大桥横卧河上，莫德林是牛津面积最大的学院，古雅的学院群楼对着开阔的草甸和幽静的植物园。学院哥特式钟楼超越了大学中其他建筑的高度，是“尖塔中的尖塔，百合中的百合”。1509 年 5 月 1 日，学院聚会庆祝塔楼落成，成为牛津大学五朔节的来源。每年 5 月 1 日凌晨 6 点钟，学院唱诗班男童准时登上钟塔在晨曦中放歌，钟声随即敲响，五朔节的狂欢开始。莫德林鹿园极有特色，总有一群美丽的赤鹿在悠闲的散步或者吃草。柳树、橡树、紫杉、黄杨树密布的艾迪生道，夹在查威尔河两条支流之间，以学院院士，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的名字命名。当年奥斯卡·王尔德曾与道格拉斯勋爵把臂同游，“真美啊”王尔德一定在心中这样赞美道，美丽，是眼前的风景，还是身旁的少年？



攝影：《不許動》 韋鋼

攝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 Geoge St, Briabane



作協簡訊

2014 年會



時間：30/08/2014 下午 1：30

地點：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本期編輯：韋鋼